名城

水城思春

□杨明强 文/图

成都雨水时节，竟有灿烂冬阳朗照。带着欣喜与好奇，我有幸走马天府之国的蓉城南大门——水城新津。

一

两山（宝资山、修觉山）相拥，五河（南河、西河、羊马河、杨柳河、金马河）汇聚，区域版图酷似一片“超级绿叶”的水城新津，自古钟灵毓秀，人杰地灵，拥有4500多年的文明史，1460多年的建县史，古有“南方丝绸古道第一站”，素有“蓉城南路第一景”“川西名胜上河图”之美誉。

在省府成都之南，有这样一块不可复制的风水宝地，让我们忘记了冬日的寒意，观光采风的兴致倍增，热度陡涨。

两天来，年近七旬的“2018年度中国好人”吴文全先生全程陪同，他用渊博的学识，优良的口才，生动的讲述，赢得了作家、诗人和艺术家们的交口称赞，难怪当地干群都叫他“新津古今活词典”“新津风物老掌故”。我们先后走读了成都市唯一的国家级“白鹤滩国家湿地公园”、“城南世外桃源”梨花溪风景区、拥有2000年历史的“世界遗产水利工程”通济堰、以壁画塑像双绝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观音寺”、生态小镇水乡兴义遮天蔽日的斑竹林、乡村振兴示范点张河社区波尔村、农耕文明的典范“中国天府农博园”，以及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古文明的源头之一“宝墩遗址”等。目不暇接的景点，让我们一行大开眼界，获益匪浅。

这里，特别令我心神荡漾的，是那水草丰茂、烟波浩渺的白鹤滩和那浓荫蔽日、生态迷人的斑竹林。

二

小寒这天下午，信步白鹤滩湿地公园，天公重友情，青睐并给力。火红的艳阳，映照着缓缓流动的小溪，泛黄的水草和植被披上了一层金色的外衣，粼粼波光与暖阳的光线和谐交融。在特别导游吴先生的引领下，我们一会儿乘观光车车游览胜，一会儿步行实地采风。

下午两点阳光正好，信步小道观光，一路畅游，不一会儿就全身热乎起来，与热情的心境同频共振。

上到瞭望塔，我们观察到：由于地处新津杨柳河出水口与岷江干流交汇处，江河水常年冲击，在这一带形成了大面积沙洲、卵石滩和草甸交错的湿地景观。

在新津区委、区政府“公园城市+全域旅游”战略决策下，2014年，白鹤滩湿地公园试点建立。

作为一处集保护、恢复、科普宣传和合理利用为一体的、占地9500亩的特大湿地公园，湿地率94%，所在区域地势平坦，主要为河流、漫滩和阶地形成的平原地貌，由10%的水面，20%的丘陵，70%的平坝构成，故有“一山二水七分坝”之说。同时，这里还拥有“五河一江（南河、西河、羊马河、杨柳河、金马河、岷江）”的区域优势。其平原在地质构造上属成都新生代断陷，在东南的牧马山和西南的长秋山为浅丘与台地，乃龙泉山脉之褶断束。

时值冬季，这里除了白鹤，还有不少凤头潜鸭、罗纹鸭、赤麻鸭、大白鹭、棕头鸭……

总之，这里不仅是鱼鸟栖息、翱翔的天然乐园，也是人们周末度假的洗肺胜地、天然氧吧，还是徒步健身、休闲观光、寓教于游的绝佳去处。

从特别导游吴先生如数家珍的讲述中，回归眼前，再举目四望，低洼、广阔的湿地，高大、肃立的芦苇，黝黑、无叶的树枝，低头长眠的小草，这些，让我着实走读出了一个结论：目前的水乡泽国，的确置身于萧瑟的冬季。

一年春作首，万事行为先。

忽然，路旁草丛中几朵不知名的小花乍现初蕾，似乎预示着：寒冬将尽，春天就要来了。

三

公元1780年，清代乾隆末期，一名李姓举人广植树林，面积达126亩；1830年，花桥乡民杨中保将其买下，扩大种植范围60余亩；1834年遭遇洪灾，部分被毁；几十年后，在杨家后人的精心管护下，斑竹林成为闻名遐迩的绿茵如盖的百亩林园。

如今，斑竹林拥有天府成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善的川西大林盘。它具有240多年的悠久历史，核心区占地约560亩，为川西平原腹心地带绝无仅有的市级天然森林公园，森林覆盖率高达94%。因此，享有新津“绿肺”之誉。

景区主要分斑竹林和楠木林两大片区，拥有165棵省级二级重点保护树种桢楠，树龄120-230岁。苍翠的楠木身姿高大挺拔，有如雄姿英发的伟丈夫，多在20米以上。茂密的枝丫，遮天蔽日，为大批飞禽，诸如白鹤、鹭鸶、黄鹤、灰鹤、斑鸠、大雁等40多种鸟类提供了繁殖筑巢的有利环境。

诗意盎然的草坪与湖畔

每当夏日黄昏，成千上万的候鸟栖息于树梢，婉转歌唱，鸟啼莺鸣，此起彼伏，千姿百态，景象万千，实乃蔚为壮观之大美境界也。

穿过楠木林，来到四个足球场大小的天然草坪，远处还有一湖清流相伴。湖畔中部，遥望到一农夫身披蓑衣、手执犁铧，吆喝青牛犁地耕田的雕塑惟妙惟肖，一幅田园归隐、专注农耕的天然画图呼之欲出。

回想去年春游来这里，但见暖阳之下，大草坪镀上了一层金黄，孩子们奔跑，大人们嘻笑；更有甚者，慵懒的午后，好几个年轻帅哥美女，草地平躺，仰天大笑，再任意翻滚，为所欲为地放纵自我，放空一切，好不快活；抑或，湖畔发个呆，林间听鸟鸣。此时，尘世间，所有的忙碌与烦恼都顿时烟消云散，自身拥有的，全是赏心悦目的环境；心灵深处的，都是崇高的境界和美好的一切。置身这种环境和心境，夫复何求？

斑竹林之所以绝美，究其缘由，还在于其景区水系资源丰富，羊马河、石鱼河从这儿穿境而过，金马河与西河又环绕四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水绕半岛”地形。由于河流四季有水，又水势平缓，适合亲水、玩水，自然生态环境也就特别优越。

在这里，岷江水润，茂林修竹，美田弥望，蜀风雅韵，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和谐共生。斑竹林，成全了水乡兴义镇，成为了一颗镶嵌在川西平原上的璀璨明珠。

据特别导游吴文全先生介绍：该镇除了拥有集中连片的地标韭黄、绿色猕猴桃、无公害葡萄等7个生态果蔬规模种植基地的特色农村新型社区外，再加上吴林、钟林、崔林等10多个家有流水、修竹的传统林盘点缀其间，继而形成了典型的川西坝子田园风光。

水是鱼世界，林是鹤家乡。

风烟五津渡，萋草白鹭洲。

水城新津维护和打造的优良湿地公园和川西林盘等生态环境，为人类和大自然的各种生物的和谐共生，奉献了成功的成都范本。

水城思春，冬去春自来；

传承创新，还是看新津。

情感

西街

□卓兮

走过西街时，阳光斜斜打过来，半条街在阴影中沉默，半条街暖暖地亮着。我选择走在冬日暖阳照耀的那半边街。与多数人一样，我也贪恋成都冬天的太阳。趋光，或是一种本能。

那些檐下晾晒的衣衫、鞋袜也在这温柔的光线里变得生动。这些贴身衣物，让人联想起他们的主人——在这条街上生活的老街坊。那件微风中晃动的红色秋衣，或是主人家在本命年收到的礼物。那双沾了泥、立在门边的军用胶鞋，或是属于某位顽固的老人，他定是不听孩子们劝阻，在近郊捡了地种菜。那双虎头小鞋子，应该出自那位偶尔在巷口摆地摊的巧手妇人。那件已经洗得泛白、变形的棉外套，一定是属于尝过苦日子，至今保持节俭品行，如我父亲一般的老实人。

我总是被这座古城的小细节打动。譬如，这衣架上晾着的衣物，在我眼中并不是一组静物，而是一组街道与人都活着的痕迹。这从日常中抽出的画面，胜过死在纸上的溢美之词。始终相信，生活，才是一座城最古老的传承。我喜欢西街，大概就是喜欢整条街历经千年，依然活着的感觉。

那繁华的新式商业气息还未袭来，小食店、老茶馆、钟表店、修鞋铺……都还是以前的老样式，没有华丽的新派装修。老店的门面大多还是木门板，一张一张卸下，就开市，一张一张拼合，就关张。门面后面，还住着人家，小小的巷道过去，就是一个家了。我从未走进去参观过店铺背后的院落，更不知道人们怎样居住其中，有何种跌宕的人生。

我只对那些门面还保留了诸多记忆。有一家糕点铺，现在落寞了。但是每每经过它，也总是嗅到记忆中的鸡蛋糕味道。小时候零食几乎没有，但是只要外婆养的鸡争气，能下一堆蛋，我就有可能吃上鸡蛋糕。外婆是住在城厢近郊的村民，她要等鸡下了足够的蛋，攒够一篮子，才会带上那一篮子鸡蛋到西街的糕点铺，给些许加工费，让店家把鸡蛋加工成蛋糕。为了防止我偷嘴，她会把鸡蛋糕藏在带锁的柜子里。许是那鸡蛋糕的味道我隔着木头柜子闻过许多次，所以至今每每想起鸡蛋糕，鼻尖都似乎萦绕着那种浓郁的香气。有一次，和先生经过那家糕点铺，我说起这些往事。先生笑我小时候太老实，他说，他母亲锁在柜子里的苹果，他直接用螺丝刀下了锁具的螺丝，偷吃了再把螺丝拧回去。

我和先生的小时候生活物资都不算丰富，所以有了许多让如今的孩子难以想象的小事。那日，听了我关于西街鸡蛋糕的记忆，先生还给我讲起了他记忆中的味道。小学时候，先生没吃过香蕉，看见同学吃羡慕得很，家里又从不买这种相当于“奢侈品”的水果。有一天，他同学又带了一根香蕉到学校，于是，他犹豫再三，把攒了很久的5毛钱给同学，买了1/3根香蕉。拿着那一小截香蕉，他小心地剥皮，然后放嘴里，却舍不得一口咬下去，于是又把香蕉从嘴里拿出来，用门牙一点一点地刮。先生说，那香蕉的味道至今还记得深刻，就像你记忆中的鸡蛋糕味道。

我记得，那天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正坐在西街巷口的一家酸辣粉铺，等一碗地道的城厢酸辣粉上桌。对街的黄葛树已经把巨大的树阴撑到我们头顶，细碎的光在岁月包浆的旧桌面上斑驳。待酸辣粉上桌，这闪烁的光影，便给一碗粉儿加了古城特有的滤镜。我依然会把我碗里的牛肉臊子夹一块给他，他也会把他碗里的肥肠臊子递一块给我。我们吃粉儿，也听老板娘和员工聊八卦，更为一碗粉增加了佐料。

如此走过西街，回忆的香气跟了我一路。这短短的街道，快步走过只要十分钟，但有的人可能走了一辈子。我的外婆走了一辈子，我的奶奶走了一辈子，我的爷爷走了一辈子，我的父亲走了一辈子!他们的脚印嵌在一条街的历史里，寻不到，也抹不去。现在，我也常带着朋友们走过这条街，带他们去看旧时的县衙大门，去参观三清观的戏台，去吃陈家祠堂的老版川菜，去探访巷子深处的流沙河故居……

一条街，就这样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中鲜活着。属于爷爷奶奶的西街，一定不是我现在感受到的西街，而属于我的西街，一定不是我的孩子以后感受到的西街。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西街活着，我们就不必寻求“忒修斯之船”的答案。

无论如何，我仍然相信，改造后的西街，某家店铺的香气依然会编织出人们新的回忆。而某家院子的檐下，依然会有人挂起刚刚洗过的衣衫，那晾晒着的衣衫，就是西街上的人们，从古至今始终晾晒着的真实生活。

地方

条条蜀道通成都

□林赶秋

目前有个方言谐音梗“劳资蜀道山”，风行网络。殊不知，在唐代文学语境中真的有“蜀道山”，比如享有“苏张之力”美誉的张说，其《张说之文集》里就有一首诗题为《过蜀道山》，说起蜀道，就不得不提成都。

清代青城山图

成都，江可濯锦，溪亦浣花，芙蓉名城，蚕丛称国（成都古称“蚕丛之国”），灵奇秀异之气钟于文人、闲毓美女，历来都是人们所安居、所神往的沃野乐土。换而言之，“文宗自古出巴蜀”“蜀女自古多艳才”，名声早已飞扬在外了。尤其因唐代及以后许许多多大小诗人的接踵而至，成都仿佛一夜之间便从先秦时不晓中原文字的遐陬僻壤质变成了远近名儒翕然景从的文学胜地和文化现场。天府广场四周12根文化柱之一如今标榜的“文宗在蜀”四字，成都始终是当之无愧的。诗人不可或缺的“江山之助”，由山、水、城、林、堰有机组合而成的成都俯拾即是：都江堰，锦江，浣花溪，武担山，玉垒山，青城山，文翁石室，相如琴台，武侯祠，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均能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而激发情愫与文思。韩愈所谓“蜀雄李杜拔”，早把李白、杜甫在四川的居住跟他们在诗歌里的造诣联系起来；宋代也普遍认为杜甫、黄庭坚入蜀以后，诗歌才登峰造极。天下乱时蜀中治，天下贫时蜀中富，入蜀不但可以避乱远祸、安身立命，只要不自暴自弃、自甘堕落，还可以休养生息、切磋琢磨，甚而至于成名成家。

“自古诗人例到蜀，好将新句贮行囊”“从古诗人多入蜀，花潭杜老望君时”。古代很多时候提及“入蜀”“到蜀”，其实主要指的是入成都、到成都。因此，“入蜀词人多妙句”完全可以视为“诗家律手在成都”的变相。之所以妙句多，首先取决于入蜀诗人之多。只举唐代到过成都的，就能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呈现一个豪华的阵容。但要说到入蜀诗家之律手，也就是掌握格律的能手、能写好各种诗体的行家里手，自然非百花潭杜老杜甫莫属。在很多语境之中，他俨然成了全体入蜀诗人的代表与象征。

成都平原北有秦岭，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贵高原，东有长江三峡，怎样才能突破这“四塞之地”而顺利入蜀呢？当然要靠“那古老的石板台级，高低蜿蜒，绕过青铜镜一般的稻田，穿过苍翠萧森的竹林，穿过松径，穿过那飘荡的白云”（李约瑟《四川的道路》）的“蜀道”了。想进入天府之国的腹心——成都，蜀道乃是必经之路。

条条道路通罗马，所谓蜀道也不止一条。由关中南下、翻越秦巴山脉、进入四川盆地的古道，统称蜀道。它包括跨越秦岭的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这北四道和穿越巴山的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这南三道，千百年来，一直是联结关中、汉中、巴蜀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交通的大动脉，对加强秦岭南北经济文化交流、促进西南地区的社会发展与国家统一起到了不容小觑的重要作用。

7条蜀道之中，荔枝道是唯一以植物命名的，据说其开通时间最晚，肇始于唐，且和一位宫廷美女密切相关。南三道之中，荔枝道里程最短，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捷径。史记杨贵妃生于蜀，喜欢吃鲜荔枝，而涪陵是当时距京城长安最近的荔枝产地。于是，唐玄宗就下诏令人带上刚摘的荔枝，快马加鞭，“自涪陵，由达州，取西乡，入子午谷，至长安”，沿途各驿站接力护送，全程只准耽搁三天，这样荔枝“香色俱未变”，才能讨得妃子的笑与欢心。荔枝道北段连着子午道，南段自今陕西西乡县南越大巴山，进入四川达州市开江县，再经重庆忠县、丰都县，最终抵达涪陵。若从涪陵妃子园出发，其大致路线则如此：先到垫江——梁平——大竹——达县——宣汉——平昌——万源——通江，再入万源——镇巴——西乡县子午镇，最后进入子午道，到达西安。事实上，在“驿传荔枝”之前，这条古蜀道早已存在，是古代先民南北迁徙的一条通道。

王勃入蜀，走的则是褒斜道（又叫斜谷道）。时间，动机，目的，路线，他的自述都交代得很清楚：“总章二年五月癸卯，余自长安观景物于蜀。遂出褒斜之隘道，抵岷峨之绝径，超玄溪，历翠阜，迨弥月而臻焉。”真不容易啊，走了将近一个月！褒斜道南起汉中褒谷口，北至眉县斜谷口，沿褒、斜二水行，贯穿褒、斜二谷，为古代巴蜀通秦川之主干道路。

除了《过蜀道山》，张说还写了好几首蜀道诗，其中《再使蜀道》也涉及褒斜峡谷：“眇眇葭萌道，苍苍褒斜谷。烟壑争晦深，云山共重复。古来风尘子，同眩望乡目。芸阁有儒生，轺车倦驰逐。青春客岷岭，白露摇江服。岁月镇羁孤，山川俄反覆。鱼游恋深水，鸟迁恋乔木。如何别亲爱，坐去文章国。蟋蟀鸣户庭，蠨蛸网琴筑。”所谓文章国，应该是用的《华阳国志》称蜀国“多斑彩文章”（文章，指礼乐法度）的典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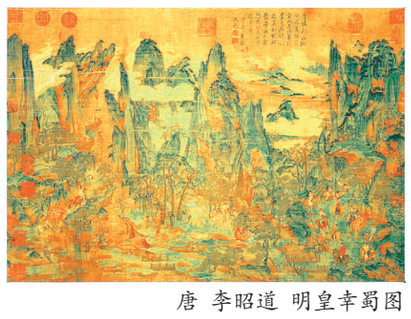
傥骆道又名骆谷路，简称骆谷。岑参《酬成少尹骆谷行见呈》诗云：“闻君行路难，惆怅临长衢。岂不惮险艰，王程剩相拘。忆昨蓬莱宫，新授刺史符。明主仍赐衣，价值千万余。何幸承命日，得与夫子俱。携手出华省，连镳赴长途。五马当路嘶，按节投蜀都。千崖信萦折，一径何盘纡。层冰滑征轮，密竹碍隼旗。深林迷昏旦，栈道凌空虚。飞雪缩马尾，烈风擘我肤。”其险也如此，让人想起稍后章孝标的《骆谷行》：“扪云袅栈入青冥，轙马铃骤傍日星。仰踏剑棱梯万仞，下缘冰岫杳千寻。”

在王勃之后八十多年，玄宗入蜀。其节点要详细得多：“辛丑，发扶风郡，是夕，次陈仓。壬寅，次散关。丙午，次河池郡。壬戌，次益昌县，渡吉柏江，有双鱼夹舟而跃，议者以为龙。甲子，次普安郡。庚午，次巴西郡。庚辰，车驾至蜀郡。”他的御驾由长安西行到扶风郡，再到汉中，走的是陈仓道：从扶风郡陈仓镇（位于今宝鸡市）出发，向西南，溯清姜河谷而上，越大散岭（散关），顺嘉陵江河谷而下，经凤县、两当县（此二县属河池郡辖区）、徽县、略阳县，折向东南，经勉县，抵达汉中。接着由汉中入蜀，走的则是金牛道：经广元（益昌县、吉柏江均在其境内），越牛头山，入剑门（关），至剑阁县（普安郡治所），过巴西郡（治所在阆中），到成都。

稍后，杜甫入蜀，其路线与玄宗的大抵相同。他也经过了吉柏江（又作“桔柏江”），并留下了一首《桔柏渡》诗：“青冥寒江渡，驾竹为长桥。竿湿烟漠漠，江永风萧萧。连笮动嫋娜，征衣飒飘飘。急流鸨鹚散，绝岸鼋鼍骄。西辕自兹异，东逝不可要。高通荆门路，阔会沧海潮。孤光隐顾眄，游子怅寂寥。无以洗心胸，前登但山椒。”如此看来，这江上有一座长长的竹索桥。当然，他也经过了剑门，有《剑门》一诗为证：“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三皇五帝前，鸡犬各相放。后王尚柔远，职贡道已丧。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吾将罪真宰，意欲铲叠嶂。恐此复偶然，临风默惆怅。”当时，他应该和写《幸蜀西至剑门》的玄宗一样，也想到了西晋张载的《剑阁铭》，“一夫怒临关，百万未可傍”不就是其“一人荷戟，万夫趑趄”云云的变相吗？兴许，他还回忆起了李白的《蜀道难》：“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其实，唐人极爱这个意象，在散文中也用，如于邵《剑门记》：“一夫而御之，则三军无所施其勇也。”

说到《蜀道难》，唐高宗的宰相张文瓘之弟张文琮也写过一首：“梁山镇地险，积石阻云端。深谷下寥廓，层岩上郁盘。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揽辔独长息，方知斯路难。”特别关注到了蜀道间最惊险刺激的木栈道路段。

唐文宗时，雍陶家自荆楚迁返故里成都，雍陶一人则从长安出发，贾岛写诗送他，他《到蜀后记途中经历》曰：“剑峰重叠雪云漫，忆昨来时处处难。大散岭头春足雨，褒斜谷里夏犹寒。蜀门去国三千里，巴路登山八十盘。自到成都烧酒熟，不思身更入长安。”原来他步的也是玄宗、杜甫等人的后尘啊，唯一欣慰的是他的入蜀是回乡。


唐 李昭道 明皇幸蜀图

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主编：蒲薇 责任编辑：蒋蓝 美术编辑：钟辉